

554211

方
师
铎
著

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

天津古籍出版社



方 师 铎 著

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

天津古籍出版社

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

方 师 铎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0.5印张 2 插页 231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书号: 17330·1 定价: 3.30元

出版说明

《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曾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于一九七一年在台湾东海大学印行。著者方师铎先生系台湾著名学者，著作颇丰，然在大陆尚无一书出版，先生引为憾事。自云，其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将研究成果传入故土。特委托其子方谦光为其代表，全权处理其著作之出版事宜。殷殷之意，眷眷之情，令人感动。我社欢迎台湾及海外学者赐稿，愿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既非类书史，亦非文学史，而是意图在传统文学与类书之间，寻觅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以此为中心线索，探究历代类书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对我国数十部类书的体例沿革、发展源流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征引繁博，稽核翔实，资料丰赡，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原书误排之处较多，如：第二页五行「有清三百六十年」，「三百」为「二百」之误；第一二一页第二行「直至清文宗成丰三年」，「成丰」为「咸丰」之误；第一八六页第二行「河清末（北齐成帝高湛年号，时当西元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系「五六四年」之误；第二〇八页第一二行

「束哲读书隐几」，「束哲」系「束晰」之误；第二一一页第一五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百三十六」，应为「卷一百三十六」。诸如此类，书中尚多。又，书中引文，有些和我们常见的版本也略有出入，但不知著者所据何种版本，我们难以定其正误。故影印时，一仍原书旧貌，敬希读者鉴谅。本书由著者同窗好友吴晓铃先生向我社推荐，著者之子方谦光同志为本书出版也给予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六·三·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論辭賦	
二·一 荀卿賦篇出自隱語	二九
二·二 辭賦探源	四三
二·三 見視如倡的西漢辭人	五〇
（附論唐代的無行辭人）	
第三章 論瑋字	
三·一 兩漢辭賦家多爲小學家	六一
三·二 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二賦	六六
三·三 司馬相如的拼湊字形遊戲	七二
三·四 以摹倣爲業的揚雄	七八
三·五 「類離詞」的揚雄方言	八六
第四章 論類文	

四·一	文章流別爲總集之首	九七
-----	-----------	----

(附論藝文類聚)

四·二	昭明文選「體」又分「類」	一〇七
-----	--------------	-----

(附隋書經籍志雜家書目)

四·三	失蹤千年的文館詞林	一一九
-----	-----------	-----

四·四	廣續文選的文苑英華	一三三
-----	-----------	-----

第五章 論隸事

五·一	皇覽遍略直書其事	一四九
-----	----------	-----

五·二	王儉倡「隸事」之風	一五七
-----	-----------	-----

五·三	合隸事、事對、類文於一編的初學記	一六四
-----	------------------	-----

(附論文思博要及三教珠英)

五·四	修文殿御覽和太平御覽	一七八
-----	------------	-----

五·五	分題隸事的編珠與北堂書鈔	一九九
-----	--------------	-----

第六章 論類事

六·一	「御屏風」型的冊府元龜	二一三
-----	-------------	-----

(附宋明類書提要十種)

六·二 從事類賦到增補事類統編……………二二八

六·三 集瀾祭之大成的淵鑑類函……………二三八

(附論唐類函及分類字錦)

六·四 一萬卷的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二五〇

(附類書史料彙鈔)

六·五 幼學瓊林與龍文鞭影……………二六四

(附論李瀚蒙求)

第七章 論類韻

七·一 從二零六韻到二零六韻……………二七五

七·二 韻海鏡源與永樂大典……………二八七

七·三 佩文韻府、詩韻合璧及詩韻全璧……………三〇一

(附論駢字類編)

七·四 詩韻集成及詞林典故……………三一三

(附論試帖詩)

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

方師鐸

第一章 導 論

本書不是「中國類書史」，所以不能包含從古到今的一切類書在內。本書不是「中國文學史」，所以也不能包含各個時代的各種文學體裁在內。本書止是想從「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間，尋求出下列兩個問題的答案：

○究竟由於哪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因而導致出數量如此龐大的「類書」？
○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究竟有哪些文學作品是依賴「類書」而掇拾成文的？

這好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題目，無關於中國文學的整體。然而我們若想到：從魏文帝曹丕敕編「皇覽」以來，「類書」在我國文壇上，已具有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尤其是隋唐以來，開科取士，其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語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明經」條及「程文」條。原注引「金史、移制履傳」曰：「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唐、宋以後，不但官修之類書充塞秘閣；即書坊私刻之

「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翰苑新書」，亦復層出不窮。士子搖筆爲文，離開「兔園冊子」，就不能下一言。這情形，到了明、清兩代，更復變本加厲。江藩「漢學師承記」序曰：

有明三百年，四方秀父，困於帖括，以章句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

其實豈僅「有明三百年」如此，「有清三百六十年」又何嘗不如此？我們止要看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御製的「淵鑑類函序」，自吹自擂的說甚麼：

書成，計四百五十卷。夫自有「類書」迄於今，千有餘年，而集其大成；可不謂斯文之少補乎？其後，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那般大學士和詹、翰儒臣，更五體投地，誠惶誠恐的說：

計其卷數（指淵鑑類函）雖僅及「太平御覽」之半；然「御覽」以數頁爲一卷，此則篇帙既繁，兼以密行細字；計其所載，實倍於「御覽」。自有「類書」以來，如百川之歸巨海，九金之萃鴻鈞矣。與「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皆互古所無之巨製，不輸宋之四大書也。

這真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歷代的帝王既然如此推重類書，則類書焉能不大行其道？請看唐、宋、明、清歷代帝王所敕修的幾部最有名氣的「類書」：

①唐太宗敕修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

②則天武皇后敕修的「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

③宋太宗敕修的「太平御覽」一千卷，

④宋眞宗敕修的「冊府元龜」一千卷，

⑤明成祖敕修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⑥清世宗敕修的「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

這止不過指其聲聲大者而言，其他數百卷或數十卷的類書，還不知有多少；我們將擇其有代表性者，在以下各章中，分別予以介紹。其私人所編之類書，自亦連類而及。

現在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甚麼樣子的書，才算是「類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小序」的解釋是：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於魏文，晉、荀勗「中經」部分隸何門，今無所考；「隋志」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歷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然無所取義，徒事紛更，則不如仍舊貫矣。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注書者利於剽竊，轉輾裨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壁，至摭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

「四庫提要」的解釋，實在很難令人滿意；因為類書的特點，並不在他的「非經非史，非子非集」，而在他的「有經有史，有子有集」；至於「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那止是他的副作用，並不能算是他的特點。「辭源」對「類書」的解釋是：

採輯羣書，或「以類分」，或「以字分」，便尋檢之用者，是爲「類書」。

①「以類分」之類書有二：

(甲) 兼收各類，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

(乙) 專收一類，如「小名錄」、「職官記」等。

②「以字分」之類書亦有二：

(甲) 齊「句尾」之字，如「韻海鏡源」、「佩文韻府」等。

(乙) 齊「句首」之字，如「駢字類編」是。

「辭海」對「類書」的解釋是：

拮據羣書，以類相從，便於檢閱之書曰「類書」。「三國志、魏志、劉劭傳」載：「劭，黃初中受命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是爲「類書」之始。「隋書經籍志、雜家」、有「皇覽」百二十卷，注稱繆彤等撰，何承天、徐爰合之，蕭琛抄之。「唐書藝文志」始著「類書」之名，卽以何承天等並合之「皇覽」居首，而以當時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北堂書鈔」之類居後。自後歷代書志皆有「類書」之部。而「類書」之作，且亦有「以字分」或「以韻分」者：「以字分」如「駢字類編」之類，「以韻分」如「佩文韻府」之類。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賴此以傳。

「辭源」、「辭海」都說「類書」是：採輯羣書，或以類分，或以字分，便於檢閱之書。這話也嫌過於

籠統。請問「辭源」、「辭海」，這兩部書的本身，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以字分」的「便於檢閱之書」呢？若然，則「辭源」、「辭海」，豈不也可以算作「類書」了？照我們看來：「類書」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的「字書」與「韻書」者，不在於他的外形，而在於他的用途。類書的唯一用途，就在供詞章家獵取辭藻之用；至於「古籍失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賴此以傳。」那止不過是他的意外用途而已。一部類書，無論他編得多麼好，收羅得多麼廣，遺文舊事保存得多麼多；充其量，他止不過是一本「兔園冊子」罷了。潘耒「日知錄序」云：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

潘耒所謂的「通儒」之學，可以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顧炎武的「日知錄」爲代表；至於「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俗儒」之學，則可以杜嗣先的「兔園冊」、白居易的「六帖」爲代表。陳繼儒「太平清話」卷下（廣文書局陳眉山四種本，頁五十）云：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爲詞賦棟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文選爲詞賦棟料」這句話，應當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就詞章家來說，「文選」是一座開不完的金礦，裡面的新詞麗句，奇字僻典，都是最上等的「棟料」；就「通儒」的眼光來看，則「文選」所收之文，正如鍾嶸「詩品」所謂：

大明、泰始（南朝的宋孝武帝及宋明帝年號）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王融）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盡文已甚！

這種「拘攣補納」的文章，宋朝人謂之「衲被」。據「西軒客談」云：

楊大年爲文，使子侄檢付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謂之「衲被」。

「衲」就是「納」，今作「拏」，也就是指用針線縫合補綴之義。「新方言、釋器」云：

今淮南、吳、越，謂刺繡爲「納繡」，直隸謂粗縫曰「納」。

又云：

今淮南、吳越，謂破布牽連補綴者爲「衲頭」。

僧衣之被稱爲「衲衣」或「百衲衣」，本是指僧衣補綴之多，意同韓愈之百結也；故梅堯臣詩有「禪衣百衲重」之句。其後蔚爲風氣，裁製僧衣時，故意將整片的布割成碎塊，拼綴而成；其尤甚者，更將碎塊裁成一定大小的菱形或方形，並界以金線；那是止圖美觀，而大失「衲衣」之旨了。又因爲止有和尚才穿著衲衣，所以古人就用「衲」來稱和尚；後來又在「衲」下加「子尾」而成「衲子」，其構詞方式與「厨子」、「孩子」同。

因爲「衲」字爲和尚所專用，而「納」又別有專義；於是表示用破布牽連補綴的這一縫紉工作，乃不得不另造新字以補其缺；這就是「拏鞋底」的「拏」字之所由來。「拏鞋底」是數十年前，家庭婦女

縫製「千層底」布鞋時不可缺少的一件吃力工作。「千層底」是誇大之詞，但幾十層總是有。把幾十層破布裱糊在一起，約畧剪成鞋底的輪廓，然後再一針一針的用細麻繩把他們密密麻麻的縫連起來，這就叫做「裨鞋底」。「裨」「納」「裨」三字的字形雖不同，但字音全同，皆具有牽連補綴之義；鍾嶸「詩品」所謂的「拘攣補裨」，義正指此。

僧衣之取名「裨」或「百裨」，是因為他是由若干不同顏色、不同質料的破布片補綴而成的；於是將若干不同品質、不同大小的東西，拼湊在一起，而合成爲一完整之物，也就因襲僧衣之名而被稱爲「百裨」。例如以斷碎不全的各種版本配合而成之書，就叫做「百裨本」；像「百裨本二十四史」、「百裨本資治通鑑」之類。再如「尙書故實」所載：

李汧公勉，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裨琴」。

又「廣川書跋」：

書法須得天然，但功力亦不可棄。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裨碑」；故宜勝人也。

無論「百裨衣」也好，「百裨本」也好，甚至「百裨琴」、「百裨碑」也好，都不是前後一致，一氣呵成的；而是割裂挖補，縫合拼湊而成的；不管他剪裁得多麼仔細，縫補得多麼精巧，終究不如原件。辭章家缺乏真才實學，止在辭藻上下工夫，典故中翻跟斗；他們「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結果，最高明的也不過如楊大年的「裨被」而已。舊日文人所謂的「用事」、「用典」、「鍊字」，就是指的這類下

乘工夫。這可以沈伯時「樂府指迷」所說的「鍊字」爲代表：

……鍊字下語，最是緊要。如詠「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銀鈎空滿」便是「書」字了，不必更說「書」字；「玉筋雙垂」便是「淚」字了，不必更說「淚」。如「綠雲繚繞」，隱然「髻髮」；「困便湘竹」，分明是「簾」；正不必分曉。如教初學小兒，說破這是甚物事，方見妙處。

一個不懂中國古典文學的人，也許會問：「紅雨」「劉郎」怎麼可以代替「桃」字呢？「章臺」「灞岸」怎麼可以代替「柳」字呢？「銀鈎空滿」跟「書」又有甚麼關係？「玉筋雙垂」跟「淚」又有甚麼關係？「綠雲繚繞」何以就是「髻髮」？「困便湘竹」何以就是指「簾」？在這裡，辭章家就會告訴你，這種繞着圈兒說話的辦法，就叫做「用典」！你能够在詩詞裡，用「典」來代替直說，就顯得你有學問。那麼，「典」又是甚麼東西呢？所謂「典」，就是「典故」；也就是說：你所用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是有出處、有來歷的，而不是你自己信口「杜撰」的。怎麼叫做「有出處、有來歷」呢？就是那個字，那個詞，那句話，古人曾經說過、用過，有記載可查的，不是毫無根據的。

也許有人要問：我怎麼知道古人把「桃」說成「紅雨」「劉郎」，把「柳」說成「章臺」「灞岸」呢？要是我作了一首詩，其中正好要用「桃」「柳」；請問我又該到哪兒去找出「紅雨」「劉郎」、「章臺」「灞岸」這些詞兒來「代」進去呢？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經史子集的數量那麼多，我怎麼可能記

得那麼多的典故呢？這還不算，如果是別人作的詩文，其中的每一句，都充滿了「紅雨」「劉郎」、「章臺」「灞岸」這些典故，我又怎麼讀得懂呢？對於後一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那是因為：所有名家的詩文集和總集，差不多都是附有注解的；要是你碰到不認識或不懂講的字和詞，還可以去查字典和詞典。至於前一個問題，當然不太簡單：一個人怎麼可能讀盡那麼多書，懂得那麼多典故；天上地下，甚麼都知道呢？這就須要下一番「獼祭」「鉅釘」的工夫，並且要靠「兔園冊子」來救急了。「衲被」、「獼祭」「鉅釘」、「兔園冊」四者的來源雖不同，但就譏評文人「因襲堆砌，言之無物」這一觀念而言，却可以算作同義詞。用「獼祭」來形容文人的「拘攣補衲，蠹文已甚」，大概出自「談苑」所載的：

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獼祭魚」。

「獼祭魚」又是怎麼回事呢？這跟「腐草爲螢」、「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鴛」、「雉入大水爲蜃」……一樣，都見於「禮記、月令」，也都是古人對事物觀察不清而下的荒謬結論。「呂覽、孟春紀」所載「魚上冰，獼祭魚」等語，與「禮記、月令」同。高誘注云：

獼，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

這就是「獼祭魚」一詞的來源。而「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正與「獼取魚置水邊，四面陳之」的情況相似；後世遂以「衲被作家」臨文時之「綴輯故實」、「勦說無當」爲「獼祭」了。「宋史藝文志、類書類」，曾著錄李商隱的「金鑰」二卷，其書不傳；那大概就是李氏「獼祭魚」時的收穫了。至於「鉅釘」或「釘鉅」，本來是指杯盤滿桌，菜肴豐盛而言的；韓愈「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